科尔沁的孩子
（七）

□燕南飞

中篇：大漠与证词

14

一只手把脉。另一只手，按住叛逆之心
我的弟兄们在一阕词里打家劫舍
幕布中一个声音发问：
谁可以弥合潜在肌肤上的裂口
半杯烛影，摇曳我写下的汉字
月亮是挂在城门的头颅
它一直昏睡
——等待机会
为一个遗址续命

15

仿佛我的一生也被一眼洞穿
隐藏不住肋骨生锈。看一眼，那里有一颗向善之心
企图治愈卷宗里的杀气
你还会欠我半生旧债。目睹悲伤，遁入穷途
守夜人把手稿付之一炬
一场北风，多么无辜
没有酒。没有残阳如血。长揖相寄
我是这世上最后一个昏君
端坐在祭台上

16

半片残简云初歇。一盏烛火圆寂
终于有石头流落为奴，从绝版的斗笠中走出
只苦了公子，读不懂江湖
小重山冷。我将抚琴，唱天涯亡命
每一句对白都在弦上颤抖
眼眶里有破碎的江山涔涔落下
栈道愈加憔悴。断头台上有你的身世
——从此别过
我是你留在这世上的经幡，活在是非中

17

指针咬紧牙关。你要忍受一根断指的点拨
刃口早已磨钝，按下恩怨不表
曾被行期困住手脚。你拥有藏身时留下的披风
以最古老的方式驯服
——抱紧自己
每一个瞬间都是良辰美景
不懂来世，或可在纸上打回原形
分明是隐约的呼救声
把满头青丝逼走

18

等一只手把星辰掐灭。
你看见笑靥如花，一声惊叹横空
凿透面壁者的陋室
天下之大，容不下草木孤愤。偷得半日空闲
把一副皮囊放置一边
满圈牛羊，都是信徒投身于此
还有隐姓埋名的妖，活得步步惊心
人类不过是它们饲养的宠物

19

那只斧子，还在怀念别离。遗失太久
肺腑间盛放惶恐。
山弥远而小天下。你究竟还有多少危机
少年于渡口沉吟未决。试图取走萧瑟伐锯声
就做个顺水人情，答允了吧
痴迷的样子让人着急
北风紧
鸟巢空。
巨大的骨骸撑起号角
护我过江东
一定要把和你同名的曲牌记住

20

送我出关。再送我一匹老马
眼见狼烟迷路，塞外断刀谎报军情
烽火是筹码。马鞭醒
快把美人送出绝境
破庙还在。修心的佛陀踪影全无
却沿途留下记号
木门关紧。群山已走失在迷途中
若梦中惊起，可铺开宣纸
替我拟一道长文，诉说军情

21

大漠之上，余烬烘烤断骨
暖一暖，好接着走向归途
就这样，走着
便被时光拐丢了
——你可曾准备好一个来世和一个情人
算准了，你有足够的耐心
把破碎的思念捡回
哦，人间美好
才会有十八里古道，恨日暮将晚

秋游九峰山

□博尔姬·塔娜

十里空山肃，万叶吟秋声。
飞瀑入冷泉，句句有泠泠。
时见沙斑鸡，行行复停停。
谁似东山月，皎洁耀天明。

诗塞境外

山语

□昳岚

某年，我因偶发宿疾，去了远方一个陌生的小镇，住进镇郊一个偏僻的客栈。老板是个女人，过了两日，我便成为她的半个店主。

那晚，她又站在我的窗前，问，你不出去吧？我出去了，九点回来。

旅店立刻沉寂下来，周遭一点声音没有，我一个人待在房间，数着心跳，窗帘和门都弄得严实，低头看书。

静。静得一点生机都没有。

大约八点半时，门响了，我下床，从窗帘一角望出去，进来两个男生一个女生：有人吗？女生的声音传来。

我赶紧出去，问是否住店？

得到肯定的回答，便按着店家的吩咐，将他们安排到3号和4号房间。

屋里一下有了活气，两个学生大概是玩游戏，声音不断传来。

才感觉到，世界是由声音组成的，尤其沉寂的夜。你在那声音里得到安然。没有大孤独的人，忍不住寂静的人生，走不出声音的消费，注定平凡。

以后每天晚上，店家她都要出去。我仍然给她看门，只要进来声音，我便出屋，按着她的托付，安排旅客住宿。

不大的旅店，远在小镇的西头，周遭一片寂静，少有人往。夜里，也不见什么旅客，从我入住那天住进几个客人，就不见来人。白天更是安静。店家也很安静，看上去四十有几的女人，眼睛很大，初看有点沧桑，一旦仔细端详，发现她还很美，脸容清净，不饰脂粉，黄色的头发总是一种发型，随便挽到脑后，坐下来时，隐约闪出忧郁，一会也便消失。她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都是比较简单的食物。她是老板，也是服务员。如此经营景况，应该清闲，但是，很少看到她的清闲，每晚6点出，9点回，而且时间都很准时，我不便问，也没想问。有时白天出去，也要让我照看生意。

4月的白天，阳光真好，我走出暗凉的房间，站在门前一望，哇！一片梨花撞进眼帘，一夜之间，或许就在早晨的一刹，千树万树，梨花瞬间绽放，不。不是梨花，是杏花。也非千树万树，是一排排，站在门前不远的草地，一片洁白，绽放着笑脸，茕茕、莺莺、白白、密密，挤满了繁华，尽补这里的寂寥。远处的绿地，有零星的树木，不高不壮，却不失童话般的恬静、安详，不远一棵而立，输入你内守的清静。

来自鱼米之乡，来自禾谷、河流林野之地，眼前的自然景物，令人舒放辽远。这时，疾患让你放下，由烦恼转为幸事，却也在你的转境之中。若陷于烦恼痛苦，便陷了进去，若能随遇而安，更能利用，便是休闲自得的时日。

一个人偶得如此休闲，还要感谢那病，不致让你卧倒，头脑尚还清晰，只是行动有所不便，不算大碍。不由想到当年，得到第一次稿费通知，高兴之中，眼前的世界消失，骑着自行车，行驰在马路右侧，被一辆猛然从右侧胡同窜出的摩托车，撞飞空中，成抛物线，落在马路那面……

当我清醒过来，立刻想到起身，却发现，全身变成面条，瘫软无力。再看习惯用力的右手，手腕向后，已经变成反写的7字。完了！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能写字了！第二个反应：我还有刚一百天的幼儿。第三个反应：这下有时间看书写作了。

这便是一个不入柴米，浮在生活表面的人的念头。

果然病假期间，我左手执笔，写了很多鲁院辅导老师的学习作业。这次，跟上次相同，又得到了不理俗物，看书敲字的理由。

周遭又暗了下来，我有点胆怯，便关好门窗。漫长的晚上，没有任何动静，心跳的声音咚咚撞着胸膛，只有深埋书里，方能抵住心跳的寂静。在书里息数心音。

四周太过寂静，老板为何在如此偏僻的地方开店？

九点过后，一声“我回来了”送进窗口，我的心一下放了下来，可以安歇了。

隔日，照样去那家祖传的中医诊所。不远的距离，可以在路上兼顾散步，望太阳，眺原野，也看路过人家的园子，有青枣、有黄瓜、角瓜、茄子、豆角，也有延伸很远的倭瓜枝蔓，夸张着肥大的叶子，尽显面积。这些蔬菜通过人家的篱笆，在小园子里招人眼目，让人窥想屋子里的黑白日子，和谐恩爱，还是各执心腹……没意思了，还是寂静的远处，默默杏花，寂寂原野，静悄悄说着美丽的话，奉献的语言，厚土阳光无言的培育滋养，让它们尽肆伸展、开放、鲜华，怡人眼目。收拢的时节，不事张杨，放开的时刻，自然伸展。冬天，回缩下来，蓄积下一轮的力量，收放有度，遵循着大地厚土给予的恩泽。

那一刻，我忽然体会到“病人的尊严”一语。虽然过去也曾有过体检，也曾有患疾病，皆在准备妥当的情形之中。而那天，却因为答应给她临时看店，又停电停水，无法清洁。担心误了约定的治疗时间，便匆匆赶去诊所。

人，该藏的时候能藏，该遮掩时能够遮掩，是度。反之，病人便没了尊严可言。那一会儿，我不好意思，虽然暴露的部位，不过是两条下肢的局部……

静静的日子也好，老板不在，倒也自安，读完了一本大书，开始敲字，安宁，无有挂碍。

偶有意乐，也随群里同学晒晒摄影作品。便在野地、人家园子附近拍几个镜头，无心技巧水平，全然一种自由意趣，也学：闲来望天穹，云去云卷舒，悠悠随风去，任它柴米油。但在老家，是难以达趣的了。遂见路旁一株植物，叶似辣椒秧苗，果实却不像似，微黄稍圆，偶见紫色，端详一会儿，仍然叫不出名子，便有拙词涌来：无名无姓生路垭，自生自灭静芳华，偶有路人心垂忍，哪堪一季消繁华。自娱，赧颜。

再来，已见庭前青杏满枝，暑风漫曳枝株，只闻窸窣涩涩，且待秋日果殊。

浅秋，果然落杏如花，黄黄一地，煞是惹眼，却无一人垂顾。这时光，是没有人食杏的了，任它熟落熟灭，堪忍孤寂。

初来时的庭后桑麻，不见禾谷的单调，陡然被庭前的繁花夺走，眨眼，又被落如黄花颠覆。这模样，何堪季候的轮回。

店家仍然每晚去、归。究竟干什么去呢？问问如何？也罢，人家不说，怎好相问，必是不能造次。

次日中午，阳光晃晃地照进门厅，治疗回来，门厅椅子上坐着一位男子，眼睛很亮，头发向前，遮着额头，似乎不属于那个年龄段的发型。两人就着茶座正进午餐，比她一个人的食物多了许多。那神态，很默契，很随和，像是夫妻。她跟男人说了一句什么，男人便看我一眼，不，是看我的两腿。不知为何，心中突然一动，生出一句：蝶落黄花黄，疑是故人来。不知晓，为什么有这样的诗句给她，就觉得，这诗句就是她的样子，终于涌到嘴边。

男人走后，她收拾碗箸，告诉我，那是她的爱人，外科医生，住在乡下。

我一向不善家常。住得久了，说到回去的事情，她说，舍不得你走，你在这里，挺好的。

当然，明白她的意思，出去不用锁门，还能招呼顾客。我有点不忍，看她寥落的生意，总是一件外衣，在店里，也仅是一套不换的衣裤，但其身材自带秀雅，即使素旧衣着，落拓款式，也穿出别样风韵。

仍然晚出夜归，生意竟然有点起色，我给她盯着时，隔天还能住个旅客，虽然宿费不多，也是个进项。其实，币子是一方面，有两个顾客活络空间，也显生气，生意就是以人为本的事情，人来人往，便有买卖，寂寥不得。

看她来去的时间如此准时，是钟点工？她看出我的疑问，便说与我。原来，她是去照顾病人，而且是个植物人，非亲非友，不过是个邻居，独身。实际也非独身，从她卧床，丈夫给她请了护工，便走了人，说去打工，再没回来。病人身边无亲无故，她不忍看邻居遭罪，便每晚去给她翻身换洗衣服，也换换护工。这样，从开始做了下来，便不忍半途撂下。她说，怪可怜的，人哪，唉！她叹了一声，为什么这么苦呢？深深的眼神顷刻变得忧伤，仿佛深藏心里的什么又浮了上来，目光黯淡地盯着门面。门面的阳光白亮晃晃，光栅长长，却照不到她只有两张床大的登记室里……片刻，她收回目光，方才的表情全部消失，问我的疾患是否见好，我肯定地点头，可已被她的情绪感染。

我走出去，前面的杏树始终养眼，坐下来，摄入阳光。喜欢树，喜欢这些温情的杏树，喜欢她们白灿灿的语言，喜欢阳光，在明亮的树叶上跳动，也喜欢老板娘，隐约而显又不失明朗的神态。她们赋予了我足够的理由，收获生命的喜悦。生命本该如安，无论你获得什么，失去什么。如果不是疾缘，我不会有什么理由，或来、或再来这个寂寞的小店。

所以喻山，是由心之居山。哪怕是个小小浪花，也由寂静所予。一种悠闲，真切深入内心的恬静，何由浮躁扰攘。心，本就是寂然之态，一切的明白所悟，才能由之尔生。

絮惬语怀

山乡金秋的赐予

□刘泷

入秋以来，家乡的山野，就像拉开大幕的舞台，接连上演着喜感的曲调。那是金色的丰收曲。真是怪了，今年山野盛产蘑菇。通太沟的山坡、河湾和松树下、杏树下、杨树林子里，那大大小小、黄褐参差的蘑菇，随处可见。

妻子捡摭蘑菇上了瘾。

一度，我们家的楼上，仿佛乡下种植蘑菇的大棚，地板上，窗台上，盖帘上，到处都是蘑菇。松蘑，灰蘑，地抠儿，还有肉蘑。

蘑菇开初像孩子，水灵灵、胖嘟嘟的，占据着空间。渐渐地，风吹日晒及时间的逼迫、挤压，它们好似年迈的老人，憔悴了，干巴了。妻子像一粒粮食都舍不了的农民，钟爱着采来的蘑菇。她把蘑菇收藏起来，让其安静地躺在袋子或盒子睡觉，仿佛老人安度在敬老院。

前几天，妻子翻着日历，说要霜降了。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这是秋天最后的日子，咱回乡下捡蘑菇去？

如果放在前些年，妻子说去捡摭蘑菇，那当然和痴人说梦没有区别。因为蘑菇匮乏，早被捷足先登的乡亲几乎篦子梳头般在山上收拾罄尽了。但今年不同，家乡的山野还有铺天盖地的蘑菇。物以稀为贵，东西一多，身价自然下跌。它们仿佛弃儿，遭到乡亲父老的冷落。乡亲认为，丰收的季节，和金贵的庄稼比较，蘑菇就是后娘养的，可有可无。

深秋，村庄有两个地方最热闹。一是田里，一是场院。田里要掰玉米、挖土豆、割秸秆，场院里要晾谷穗、晒高粱，打黍子、黄豆。而院落和山野却显得空寥、岑寂，很少看到人迹。

我和妻子每人拎一个塑料桶，去了小村后山。

即将霜降的日子，山坡却不冷。野菊似火，枫叶正红，梨树、杏树仿佛欲燃的火把，在有些暖、有些软的阳光里，把山野染亮，染作一片缤纷、斑斓的立轴。俨然李可染那幅《万山红遍》的画作。

果然，那些蘑菇，还在树根下、草丛里耐心地等着我们。它们水分消失殆尽，蜷缩着，稀稀落落且草蛇灰线地散布在山梁，像失落的文字期盼慧眼的文人将其打磨一新，推上版面。

不用寻找，它们总是温情地出现在你臂所能及的视线里。

少了任性、斗志是衰老的表现。我仅捡了半桶不到，便腰酸背痛，无奈浅尝辄止，半途而废。

人都是健忘的动物。初秋时分，也曾回村捡摭蘑菇。也是在后山，我和妻子分头行动。在一条小沟两侧，我遇到了成群结队的松蘑。那些蘑菇，像跃出水面的鱼儿，水嫩、白皙或者淡黄，一个个顶着草茎叶片，不成堆而成片，水淋淋的，粘乎乎的，蛰伏在松下、杏下、草下。我捡满一水桶，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直不起腰来。也是，家乡的山野皆是辽西漠北丘陵，一径的黄土砂砾，松不伟岸但蓊郁，杏不粗硕但蓬勃。这样，妨碍躯干的灵活屈伸，反复蹲蹴、弓腰，很快就力不能支了。我给妻子电话，她说遇到了蘑菇圈，那蘑菇好像一群做游戏的孩子，快乐地手拉手围绕着一棵松树，捡都捡不完！我快快地走下山，心想，再也不上山捡蘑菇了，太累啦！那次，我蹒跚着走下山，妻子却和山上的羊倌借了一条塑料袋子，捡下的湿蘑菇至少有三十斤。

这次，我仍旧踧踖，不禁沮丧。一个人怎能不服老呢？于是，拎着半桶蘑菇，疲惫地铩羽而归。寂静世界之上，一只鸟的鸣叫，唤醒了黑枝条间的荒凉。踽踽独行在山径，慵懒来袭，踉跄了步态。待走出山林，钻进和煦的阳光与拂面的微风，才认定，热爱生活，可以有多种向度。

内弟的家和村里多数外出打工者的家一样，动辄铁将军把门。我打开大门，躺在土炕休憩。

毕竟在农村打拼过几年，想到妻子还在山顶劳碌，又惴惴不安起来，觉得浪费了大好的秋光。暗想，也应该与农民兄弟同频共振，在忙碌的季节去忙碌，在收获的季节去收获，就走出了室外。

屋后，几畦碧绿的菜蔬在秋阳下沉思。这是我们暮春回村栽种的。有一畦西红柿，一畦黄瓜，两畦茄子，两畦大萝卜，一畦胡萝卜。此时，那些或红或绿或紫的瓜果，早已不敌风刀霜剑，连秧子都杳然不见了。依赖根块的萝卜，还在生命的岁月跋涉与挣扎。这可是有机蔬菜，没上过一点化肥、农药，城里人轻易吃不到。大萝卜有俗名，“绊倒驴”。但长在屋后、墙下，没长开，长不甚长，粗不甚粗。裸露在地面的半截是翠绿的。很快，我拔完了它们，绿莹莹一堆，吃一个，脆、甜、微辣。胡萝卜要挖，要拧去缨子，满满一筐，像红珊瑚，清香而甘甜。

丰稔与稼穑，让人忘记了劳累。我像一个农夫，含情脉脉地凝望着脚下的泥土与收成，等待着妻子的归来，要卖弄自己的果实。

是啊，一束苍苍色，知从涧底来，大地不会亏待的。我们也是土地上的贵族，惯会击壤作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天下大和，百姓无事。

那天，妻子竟捡了一桶干蘑菇，且大多是肉蘑。当晚，我们挑选几朵松蘑和着猪排煮一砂锅。一通旺火，一通温火，果然是大自然风干的山珍，竟吃出了别样的味道来，清嫩、爽口、香糯。我知道，这是乡土的味道，是金秋的味道。

炊乡烟土

风中的家门

□李季

曾经进出一家人的门，如今，进出的只有风。

早先还有饿急的老鼠从门缝里钻进屋，找不到吃的，啃了两口桌腿，啃了一嘴的灰，以后就再也不来了。偶尔有几只贪玩的小蚂蚁，脱离了大蚂蚁的视线，像逃学的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却又有些担惊受怕地爬进空荡荡的屋里，转了一圈找不到好玩的地方，又失望地爬走了。除此之外，来的只有风。风携带着泥土的气息，携带着花香鸟语，携带着星光蛙鸣，也携带着尘土和柳絮，在门缝间自由地出入。

生铁的门环，是我留在老家的一双眼，永远不知疲倦地睁着，醒也在看，睡也在看。

门前的那片竹林，一如我初次离开家门时那般青翠葱茏，竹林里的树木在花开花落里一年年地长高，树上住的两只喜鹊在生儿育女中一天天地老去，厨房顶上的烟囱在月圆月缺间一夜夜地变低，墙根下的苔藓在日出日落外一日日地暗绿着。平整的院子，是我和父亲拉了两天的土垫出来的，长年没人走过，已经长满了杂草。这些杂草在四季轮回中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这两扇木门进出人最多的一次，是父亲的离去。他的堂兄弟们，他的侄儿侄女们，村里的老老少少，喧闹声、哭泣声，一度堵塞了我们的家门。在父亲的棺木即将抬出家门的一瞬，门在没人动的情况下，突然向中间合了过来。这是门对一家之主的挽留，门知道，一家之主走了，这家的儿女注定要散落到异乡了，门不会再经常开启了。门里的嘘寒问暖，悲欢离合，注定要消散在一阵又一阵的寒风中。

父亲走后，我们锁上家门，带走了母亲，母亲从此一夜一夜地回望着这两扇紧锁的家门，计算着回去的日子。而母亲再也未能踏进家门，我们再踏进去时，带回的只是母亲的一张照片。再锁上家门，我们知道，我们将长久地回不来了，我们注定是无家的孩子，要漂流在没有父母的茫茫人海中。久不住人的门不会再贴对联，我们的家门在日渐萧索的村子里注定要灰头土脸地紧锁下去了。

失去父母的孩子，在悲伤无助的时候，只有把冰冷的心依偎向父母同样冰冷的坟头；流浪在外的游子，在想家的时候，只能站在寒风中向着家的方向遥望风中的家门。

那被阳光一天天晒暖又被寒风一夜夜吹凉的家门，那遥远的家门，远在回不去的地方。

风且吟听

夕阳有约　　李陶　摄

用盛大的仪式奖赏自己

□王国梁

记得小时候，每年秋收之后，父亲都会特别兴奋。高粱、玉米、南瓜、苹果之类的，散落在院子里，父亲要用这些东西把院子打扮一新。

父亲把玉米皮剥开，金灿灿的玉米露出来，那是一种特别喜人的颜色。父亲把玉米悬挂在屋檐下，整整齐齐的一排，简陋的农家屋檐仿佛是镶了一道金边似的，顿时有蓬荜生辉之感。火红的高粱仿佛火把，似乎能把日子照亮呢。父亲把高粱放在西屋的房顶上，房顶上一片红高粱，与秋天碧蓝的天相互映衬，煞是好看。父亲还在每间屋子窗前，摆上两只金黄的大南瓜。还有收回家的苹果，父亲也会挑选几只最大最红的，摆出来当装饰品看。

经过父亲亲手打扮过的小院，简直就成了一幅水彩画。路过的邻居总要啧啧称赞：“把家里打扮这么漂亮，难道是要办喜事吗？”父亲嘿嘿一笑说：“喜事本来就有嘛，丰收了不就是喜事嘛！”

一切收拾妥当，父亲会坐在屋檐下，享受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他好像陶醉在一种盛大的仪式中一样，表情喜悦又庄重。有时候，他会兀自笑起来，脸上的笑纹里都是成就感。父亲安然地坐着，有时候深情地望望他心爱的玉米和高粱。他被丰收的气息包围着，安享这片刻休闲。满院子都是他亲手装扮的丰收色彩，这种盛大的仪式对父亲来说就是最愉悦的。

父亲奖赏自己的方式不仅限于此，他还会与母亲一起张罗一桌“丰收宴”。这桌“丰收宴”全都是就地取材，用的都是丰收果实。煮花生，煮嫩玉米，煮毛豆，煮红薯，以煮为主，保留着食物的原汁原味。还有炒土豆，炒茄子，炒辣椒，也是菜园里收获的。另外，苹果、梨子随便吃。父亲和母亲张罗的这桌“丰收宴”，满满当当一大桌，我们可以吃个尽兴。父亲吃着亲手种出来的花生、玉米什么的，总会笑眯眯地说：“真香啊！”他在慢慢品咂收获和胜利的滋味。

花开果熟，岁岁秋收，父亲每年都会用盛大的仪式来奖赏自己。春耕，夏耘，忙碌了这么久，终于迎来了收获。不奖赏自己的话，简直要辜负了这秋天的馈赠。父亲是个懂生活的人，他想把幸福的滋味长长久久地留住。他用盛大的仪式来彰显幸福，提醒幸福，并且努力让幸福的滋味停留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受父亲影响，我也学会了用盛大的仪式奖赏自己。我以为，用盛大的仪式奖赏自己，就是在把小幸福放大，让小幸福持久。

用盛大的仪式奖赏自己，给我们平凡的生活点缀亮色，让日子熠熠生辉。

茶私舍语

北国风光